

廣輿通志初稿卷之三十

屏石戴璟采輯

珠池

叙

珠池何志也夫服身之裘也珠服之飾也祭禮之重

也自古惡衣菲食莫如禹而必於淮夷貢珠豈寶異

物哉在聖人用之則為隆禮敬宗在秦皇漢武為之

則是玩物喪志無他義利之間也今東莞之珠前代

亦或設職掌厲禁明飾且徵求之命結轍於道以故

民滋叢怨為有司憂蓋珠之者始於秦尉屠睢而守

珠池

之者始於宋熙寧也廢置相因至十年一採則寔
于我

國家昔焉守之內監人將自爲私藏今以隸之憲臣似
爲天下公利於是海隅蒼生稽首曰此

聖天子之施爲氣象自與前代不同也於乎大禹豈得專美
於前哉所可慮者自是之泓激濤怒湍妖惡百出非有
龍川長年三老之神鮮不與濟俱沒而下填魚腹者明
若觀火矣是故長茲土者庶以抑羨公以御動俾吾
民得生自庸而任土作貢此之謂爲國不以利爲
利而以義爲利奚必投珠於山哉

東廣采珠之役初起於有宋蓋五嶺之南大海在焉於
是雷廉二州及東莞之海產異珠乃置嶺南采珠媚
川都卒三千人以服厥役比開寶五年罷卒以入靜
海軍旣而復置采珠場雍熙初乃罷之徽宗時嘗令
采貢後亦尋罷元初置采珠提舉司後亦罷之元貞
中有言東莞之大步海龍岐等處產鴉螺珍珠定議
三年一採所獲殊無定數後縣民張惟寧上狀於宣慰
司言珠生在數十丈水中其間多有惡魚虫蛇淹涵

卵育毒氣日作取之必以繩引石縋人而下欲其入水疾故也及至水底或未得蚌螺而氣息幾絕者即掣動其繩舟人速引出之稍遲則其人七竅流血而死又或有值鱷魚而為其所噬者厥害甚衆而所獲甚寡劄蚌逾百十僅得珠一二而已乞罷之於是東莞之珠池廢焉然珠之所產亦尋絕我

國初惟廉雷有珠池廉州之池七曰青鸞曰楊梅曰烏坭曰白沙曰平江曰斷望曰海渚沙雷州之池一曰樂民三州之池咸設內臣守之弘治以來樂民池產

珠日罕正德十六年省厥內臣而以廉之守臣兼之嘉靖十年撫臣言珠池約十年一采而內臣一年所費不下千金十年約以萬計茲輕萬金之費而守二池於十年之後所得幾何乞取回守池內臣專以其事責之巡海道及海北兵備等官詔從之於是無守池之費而采珠之費則未之有省也蓋自弘治以來制唯十年一采然亦或有三五平一采者其所費與其所獲之數可得而稽焉弘治十有二年十月開池訖於明年之正月厥費一萬七千兩有奇獲珠二

萬八千四百兩有奇正德九年十月開池訖於明年
之二月厥費一萬二百兩有奇獲珠一萬四千兩有
奇嘉靖五年十一月開池訖於明年之三月厥費九
千三百兩有奇獲珠八千九十八兩嘉靖九年九月
開池訖於明年之正月厥費六千七百六十兩有奇
獲珠五千三百九十兩嘉靖十二年八月開池訖於
明年之二月厥費七千七十兩有奇獲珠一萬一千
三百二十兩有奇大抵所費一倍獲珠加倍之半云
蓋嘗聞之明王不索異物不寶珠玉則珠池之亦可
無作也且采珠之得每歲不下萬金所獲僅加其半
是以金易珠也得珠孰多焉且開池之時守令者疲
於供億百姓不堪於奔命况夫蚌螺氣毒人多疫痢
與夫入水而死者不可勝紀不利於民莫大焉莫如
罷之而有厲禁非至之絕則弗采焉其諸百姓之福
乎其諸王道之全乎君子曰欲全罷之則未可要在
取之有節用之有禮禁之有法而已矣夫天之所產
地之所蓄唯天下之寶明王亦當為天下寶之不爾
則明珠失守獨不滋奸人之釁矣乎此廟堂大計未

敢輕議云

巡撫都御史林富疏曰臣照得兩廣設有總鎮六

難議革其廣東濱海與安南占城等峯國相接先

設內臣一員盤驗進貢方物廣州府合浦縣楊梅

青蒿二池雷州府海康縣樂民一池俱產珍珠設有

內臣二員分地看守前項各官或用太監少監監丞

初無定制成化弘治年間樂民珠池所產日少至正

德年間官用裁革惟廉州珠池一向存番看守臣竊

計各官供應之費市舶太監額編軍民殷實入戶各

伍十名而珠池役占不減其數珠池太監額編門子

弓兵皂隸等役而市舶所用亦不為少及查先年番

舶雖通必三四年方一次入貢則是番舶未至之

年市舶太監徒守林而待無所事事者也迨番船既

至則多方以據其利提舉衙門官吏曾不與知萬一

啓譽外夷則該管官員固有所占匠役無故而受其益

者矣况通年額編殷實及所

坐食為費不費珠池約計十餘年一採而看守太監

一年所費不下千金十年動以萬計割萬金之費守

二池之珠於十年之後其所得珍珠幾何正謂所利

表文見奉欽依勘合許令停泊者照例盤驗若自來

不省通貢生番如佛朗機者則驅逐之少查照浙江

臣糾察庶幾事體歸一而外患不生若欲查照廣事

福建事例歸併總鎮太監帶管似亦相應但兩廣事

情與他省不同總鎮太監住劄梧州若番船到時前

詣廣東省城或致妨機務所過地方且多煩擾引

不如今海道副使帶管之便也其珠池乞臣愚以為

道兵備官帶管既係所管信地又免編役供需禁令

易及民困可蘇若謂珠池乃寶源重地宜委內臣看

守誠恐倚勢為奸專權生事憲職不得禁詰諸司不

敢干預非惟費供億之煩抑且滋攘竊之弊故臣愚以為不如令海北道兵備官帶管之便也如蒙伏望皇上軫念邊方軍民窮困特勅該部從長查處將市舶珠池內臣取回別用其額編軍民殷實人戶及所占匠役并門子皂隸等役盡數裁革仍乞降勅巡視海道及海北兵備官各行嚴督官兵巡察以特抽盤看守以待採取則省二內臣之費不啻齊民數十家之產而地方受惠邊徼獲安矣

贊曰地不受寶珍見蟻珠青輝照乘美價傾都蒼海有遺丹崖不枯上奉宗廟如顧如象商莫得賈胡自誅賢哉太守合浦還吾言念君子炯然冰壺萬民延首三祝羊鬚

鐵冶

日叙鐵冶通于天下紀利也禹貢梁揚貢鐵鑿周禮朴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則物其地圖而授焉何也天生五材誰能去其鐵冶也者固兵之資國家之利民用之急也惟資故防惟利故權惟急故冶東南財賦利盡山海鐵冶其一也欽山澤之利以寬田賦以益軍餉故權不可以已也豪商窺利貿易夷寇兵以止亂亦以助亂故防不可以已也是故治廣而利興利興而資裕防設而或潰則變作推行而或擾則議生經國者可不原積弊而審酌之

乎昔者管子之相齊也負山海之利密鐵冶之征故
其言曰先王塞人之養隘其利途而興利之臣實由
茲始然但稅之而已其後漢之鐵官四十郡唐之鐵
山七十一宋之鐵所四十七則官爲鼓鑄矣桑孔其
亦何以自解於天下哉東廣之爲鐵冶於利固肥而
於害亦烈凡韶惠等處係無主官山產出鐵礦先年
節被本土射利奸民號山主礦主名色招引福建上
杭等縣無籍流徒每年於秋收之際糾集兇徒百千
成群越境前來分布各處山崗創寮住劄每山起爐

少則五六座多則一二十座每爐聚集二三百人在
山掘礦煽鐵取利山主礦主利其租稅地鬼總小甲
利其常例土民利其雇募又各與之交通接濟
米糧柴炭牛具等物一福礦則淤塞民之糧田起寮則
砍伐民之竹木又或姦淫婦女強趕耕牛宰殺食用
有利則桀鷙鄉村不服管束折本則蚕食群動恣肆
強竊無所不爲春時歸家則合黨流劫其勢比之強
盜尤爲慘暴先年桃子園賊首李文昌等倡衆作亂
亦由起爐煽鐵爲耗致勤兵征勦費用不貲議者以

為倒其爐逐其黨以消患於未然也不知上以足國課中以充軍餉下以備器械縱之不可也而禁之亦豈可哉邇者廣集衆議僉曰定山主以為爐首立爐首以為總甲收土民以為丁伴擇荒郊以為冶所嚴巡捕以為約束明保勘以為清查時啓閉以為聚散定丁數以為樽節八者處鐵冶之要法也夫如是雖有十饒瑄百張清豈能為民患哉守茲土者毋忽斯言則善矣

唯廣東鐵冶自宋以前言英韶自

國朝以下言潮惠若稽英韶宋時立阮冶領於監司宣和六年漕司言本路鐵場阮冶九十三所歲額收鐵二百八十九萬餘斤浸銅之餘無他用詔令官悉市以廣浸仍以諸司及常平錢給工本浸銅者以生鐵鍛成薄片排置膽水槽中數日鐵片為水所觸生赤煤刮取入爐三鍛成銅大凡用鐵二斤得銅一斤以錢五十為浸本八十為煎本其後本路復請產鐵之地如舊收利其礦苗漸微者召人承買官不必推詔從之既而復置權此英韶鐵冶之顛末也潮惠舊

二郡山中間有產者不領於有司土人私竊業作其
後利入稍多乃於惠之東坡亭潮之廣濟橋揭陽之
北濬門鐵所經過地遮稅之正德末議者謂益鐵一
體今益課提舉司告納軍餉給票填指地方往復宜
驗其嚴鐵課不宜獨異宜於廣城外批驗所旁置廠
委提舉佐貳官一員專掌其事凡鐵商告給票入山
販買回至河下盤驗生鐵萬斤收價銀二兩其立限
復往查驗大約如指法有欲以生鐵往佛山保熟鑄
成錠熟而後賣者其其所賣地方府縣審有官票者

生鐵萬斤稅銀八錢熟鐵萬斤稅銀一兩二錢俱以克二

廣軍費提舉司鐵價每季類解布政司轉其半解部後

以府縣抽稅煩擾今於提舉司輸納不分生熟鐵每萬

斤加納銀一兩其餘悉罷之此潮惠鐵冶之顛末也今

按潮州之阮治海陽八日岳坑日冠隴日花坑日小產日葵坑日單竹日三州坑日石狗

饒平之阮治六日珠坑日砂坑日下峽日北溪日程鄉日松

口日神化大埔之阮治四日九龍日代富日揭陽日

一田日籃惠州之阮治歸善七日秋鄉日西江日黃砂日澄

河源七日黃田日鵝鴈州日百高日龍川日四門潭日黃塘

水曰長樂二曰容思際海豐一曰淡嘉靖以來之鐵課

具有成稽元年銀五千五百七十六兩一錢二年銀五千

一百九十八兩四錢四年銀五千二百二十八兩零八分

八厘五年銀三千六百零四兩八錢六年銀六千四百四

十二兩七錢七分七年銀八千零四十九兩三錢一分八

年銀五千二百七十五兩三錢五分九年銀五千零一分十

二兩三錢五分十年銀八千二百九十九兩零一錢四分十

一年銀六千一百七十七兩三錢十二年銀五千九百零

八兩九錢一分十三兩君子曰鐵治國之利民之害也有

其舉之莫能廢也而所以神而化之變而通之則在司茲土

者經心焉孟子謂被髮纓冠而救同室其不在今日歟

巡按御史戴璟議鐵冶曰近據韶惠二府各呈詳欲

課稅銀每年五千餘兩俱係奉 欽依解部并軍門軍

餉此與禁礦不同且鐵又係生民日用之物故不在封

塞之決而在鈐束之嚴大約每爐多不過五十人編立

排甲迤邐相鈐束令其安分煽煑不許本地奸民鳩引異

省派民預來生放銀錢積蓄柴炭每年止許九月中旬

聽從本土有山之人赴縣呈告即便拘集本地里排勘

明如果毋碍民田毋毀竹木之所許其設爐就令山主

為爐首每處止許一爐多不過五十人俱係同都或別

都有籍貫之人同煑不許增其本爐或人數不足有

外省來生理者許爐首帶同執引赴縣審明方許註某

爐首名下同煑其爐首即為總甲每十人立一小甲共

小甲五人迤邐相鈐束填寫姓名呈縣各給帖執照若可

起爐去處本土不能為爐首者即便封閉不許外人稱

首俱限至次年二月初旬爐首赴縣呈明委官封爐督

令各散回籍敢有生事違犯者許里排爐首小甲指名

赴官呈告以憑拏問府縣衛所巡捕司等官時常巡

歷各爐查點若有多聚爐丁及別省人稱首者即便拏

獲釘解所在官司從重治罪迤邐回原籍每月朔望各具

不致違犯結狀通行申報查考仍嚴禁巡捕人員不許
來往出入物庶地可安而國用不致缺乏矣

贊曰嗚呼鐵考產此海濱其曲曰鏡其圓曰銀其更曰錄
其堅曰鎖其文曰鏤其葉曰銀為刀為鏃為斲為折為殺
為曹為鼎為鼎以資耕耨以斷強梁維此枉椎監觴夷
吾鍼刀與耜鋸鑿併椎加一六七輕重準施孔系祖述廣
置均輸相彼惠潮鐵稱出產外省流徒如狼如鼯翩翩煽
燼嫁害彊賦債偏星攢勢如抽繭滿眼昏昏覆巢毀卵哀
我人斯災若吞鯨清風戒寒區處盡善野鳥歸魂
自茲毛毳區處伊何為綱為紀鑄官則私捐民亂蟻
厲禁在官民為人稅可以濟農可以克府益鐵譜
求斯其為至

番舶

敎番舶志何志番人之出沒也番人出沒則志何盡夷情也蓋
唯王治無外春秋一統故肅慎重姬廟之矢鹿皮奠晉都之
利魯僖不忘于元龜周王用貢于赤豹而圖治君子於允外
國之往來夷情之機秘罔不備紀以宣王威明正祭也粵唯
東廣隔離京師密邇戎狄左通交趾右接占城黎峒雜處中
鄉獍狴環列郭外而凡旋郡以居者若安南若真臘若暹羅

若蘇門若剗刺若西洋若瓜哇若彭亨若若三佛齊若淳泥
紛然藪布以稱島夷者種種也凡皆仰華慕治而稽歛或
貿易有無而通利者也足國恒於斯阜財恒於斯通商惠工
恒於斯招携懷遠恒於斯著為彝典歲納其貢

不代制也唯夫狼子野心戎情叵測是故為之懷遠驛以迎
其來以送其往為之提舉司以詰其姦以納其貨而又為之
海道備倭以謹其出入焉且揚威震裂而樹之兵所以耀武
也高城深池封山限川以峻防也於此見禦戎之道焉見柔
遠之經焉見德化之博焉見荒服之制焉不爾玩戎傲政
而自折天下之藩以產既首匪筭也佛朗機之轍可鑿也
邑說者以為元佑之不折物數隆興之寬納限期馬亮之
遣使招徠胡則之湧水貨餞皆可行也噫如其可行也若
夫潤澤之不在司蕃舶諸臣哉

漢時朱崖南有都元湛離甘都盧黃支等國近者十餘
日遠至四五月程其俗畧與朱崖相類其州境廣大
戶口蕃滋多異物漢武帝時常遣應募人與其使俱
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所
至國皆廩食為糶蠻夷賈船轉送致之外夷珍貨

流入中國始此唐始置市舶使以嶺南帥臣監領之
設市區令蠻夷來貢者爲市稍收利入武后時都
督路元轂冒取番酋貨舶酋不勝忿殺之開元初
市舶使周慶立與波斯僧造奇巧以進劾罷又罷遣
使者之南海求珠翠者貞元時波斯古羅二國入貢
多珍物節度使王處休奉宣威德撫令市易常供
外一無所取乃爲使院圖表進其言有曰海門之外
隱若敵國資忠履信貽厥將來時稱得體其後以軍
興漸加市稅太和中文宗下詔除之宋開寶四年置

市舶司於廣州以知州兼使通判兼判官凡諸番之
在南海者並通貨以金錫絡金易其犀象珊瑚琥珀
珠琲鑽鏡龜皮瑋瑁瑪瑙車渠水精番布烏縐蘇
木香藥等物太宗置樞務于京師詔諸番貨至廣州
非出官庫者無得私相貿易其後又詔非珍奇物皆
聽市後又詔他貨之良者亦聽市其半大抵海舶至
征其什一而給其餘價直歲入以數十鉅萬計縣官
經費有助焉熙寧中廣州市舶歲課虧折或以爲市
易司擾之故令提舉究詰以聞於是務官呂邈以聞

取番物効免後以言者罷杭明市舶諸司皆隸廣州
 元豐三年中書言廣州市舶已脩定條約宜選官推
 行詔以付轉運使廻罷帥臣兼領崇寧後杭明仍復
 置司又增置一司於泉州其三年番商欲往他郡者
 從舶司給券毋雜禁物其防船兵仗給之如諸國法
 船舶司鬻所市物毋得過二分官吏市者有禁違災
 元年詔市舶多以無用物貨國用自今有博買篤耨
 香環瑪瑙貓兒眼睛者皆寘于法惟賜臣僚象笏犀
 帶可者量令輸送舊法番物分籠細二色籠腦珍珠

之類皆為細色其餘象牙紫礦檀乳之類為籠色細
 色十分抽一後又博買四分籠色十分抽二又博買
 四分抽買既多商人多匿其細者弗實舊法細色以
 五千兩為一網籠色以一萬斤為一網每運一網則
 有脚乘贍家錢一千餘緡其後邵運者詭以象犀紫
 礦之類皆為細色以冒脚乘而舊日一網至分為三
 十三網多費脚乘贍家錢三千餘貫隆興初臣僚以
 象齒珠犀比他貨最重請十分抽罷博買乾道七年
 詔籠色物皆以二萬斤為一網加耗六百斤依舊支

破水脚錢一千六百六十二貫有奇南渡後經費困
 乏一切倚辦海舶歲入固不少然金銀銅鐵錢幣亦
 用是漏泄外境而錢之泄尤甚法禁雖嚴效巧愈繁
 其弊卒不可禁元初嘗立提舉司專罷至治平乃復
 立之聽海商貿易歸徵其稅我

朝互市立市舶提舉司以主諸番入貢舊制應入貢番
 先給與符簿凡及至三司與合符視其表文方物無
 偽乃津送入京若國王王妃陪臣等附至貨物抽其
 十分之五入官其餘官給之直暹羅爪哇二國免抽

其番商私齎貨物入為易市者舟至水次官悉封籍之
 抽其什二乃聽貿易然閩廣姦民往往有椎髻耳環效
 番衣服聲音入其舶中導之為奸利因緣鈔暴侮海甚
 苦之正德十二年西海夷佛朗機亦稱朝貢突入東莞
 縣界殘擾尤甚至掠少兒多食之其火槍迅烈震遠
 近不得已調兵誅逐乃出境自是海舶悉禁止而應入
 貢諸番近亦鮮有至者始宋既倚海舶助經費常據假
 之杭明閩廣皆置司海舶無慮萬艘有司不能止寇暴
 乃權擇商酋分部領之徒醜繁多珍貨洋溢縣官勢力

又出其下景炎初滿氏挾閩廣海艘以叛當是時宗室大臣淮兵死者數萬人其小小寇掠弗數也我

太祖乃為厲禁云

占城國本古越裳氏之界在廣之西南東至海西至瓜哇南

至崖州可七日程洪武二年其主阿答阿者首遣其臣虎都

木蘇衣香金銀香奇南香土降香栢香燒碎香花梨木烏

布圓壁花布花紅邊縵雜色縵蕃花手巾帕兜羅綿被洗白

其國工古來常至廣州

暹羅國在占城南洪武四年其國王參烈昭昆牙遣使臣來

牙犀角孔雀尾翠毛龜筒六足龜寶石珊瑚金界指片腦米

腦神腦腦油腦柴檀香東香安息香黃熟香降真香羅科香

乳香檀香木香烏香丁香阿魏薔薇水丁香皮碗石柴枝藤竭

天棍子必布山紅布白縵頭布紅撒哈利布紅也紋節智布

雜色紅花被面織雜絲竹布紅花絲手巾織人象雜色紅文

真臘國本扶南屬國東際海西接滿甘南連加囉希北抵占

貢其物有象象牙蘇木胡椒黃蠟犀角烏木黃花水

瓜哇國古本閩婆國東抵古文人國西抵三佛齊國南抵古

其臣八的占必等來朝貢其物有胡椒草菱蘇木黃蠟烏參

泥金剛子烏木番紅土番殼露奇南香檀香麻蘇香東香降

香木香乳香龍腦血場肉豆蔻白豆蔻藤竭阿魏蘆薈沒藥
大楓子丁皮番木鱉子問藥碗石華澄茄烏香寶石珍珠
錫西洋鉄鉄鎗指鉄刀必布油紅布孔雀火鷄鷓鴣玳瑁
雀尾率毛鷄頂犀角象牙魚筒黃熟香安息香使回令於廣

東布政司管待永樂二年復來朝貢

滿刺加國 在占城南永樂三年其國王西刺八兒速刺遣使奉金葉表來朝貢其物有番小犀犀角象牙玳瑁

鷓鴣頂鸚鵡黑熊黑猿白鹿鎖袱金母鷓頂金扇戒指撒哈刺白苾布蓋黃布撒都細布西洋布花縵片腦拖子花番穢露

沈香乳香黃速香金銀香降真香紫檀香丁香烏木藤木大擲子番錫番蓋使回令於布政司管待正統間復來朝貢

三佛齊國 本國蠻別種在占城南洪武四年其國王哈刺札八刺一遣其臣玉的力馬罕亦里蘇思奉金字表

來朝貢其物有黑熊火鷄孔雀五色鷓鴣諸香兜羅綿被苾布白懶龜筒胡椒肉豆蔻油子米腦六年復來朝貢

淳泥國 本國屬國在西南大海中去閩婆四十五日去三佛齊國四十里去占城三十日洪武四年其國王馬

謨沙遣臣亦思麻逸來朝貢其物有珍珠寶石金戒指金線環龍腦牛腦梅花腦降香沉香檀香丁香肉豆蔻黃臘

犀角玳瑁龜筒螺殼鶴頂熊皮孔雀倒挂鳥五色鸚鵡黑小厮金銀八寶器永樂六年率其妻子來朝卒于南京會同館

錫蘭山國 正統十年其國王遣其臣耶把刺謨的里啞等來朝貢其物有寶石珊瑚水晶金戒指撒哈刺象乳

香木香樹香土檀香沒藥西洋細布藤竭蘆薈硫黃烏木胡椒碗石使回令於廣布政司管待天順三年復來朝貢

蘇門答刺國 永樂三年其國王鎖丹罕難阿必鎮遣其臣阿里來朝貢其物有馬犀牛龍涎撒哈刺梭眼寶

石木香丁香降真香沉香胡椒蘇木錫水晶瑪瑙番刀弓石青回回青硫黃使回令於廣東布政司管待

巡撫都御史林富奏疏 臣惟巡撫之職莫先於為民興利而除害凡上有益於朝廷

下有益於生人者利也上有損於朝廷下有損於人者害也今以隆官為名併一切之利禁絕之使軍國

無所於資忘祖宗成憲且失遠人之心則廣東之市舶是也謹按 皇明祖訓安南真臘暹羅占城蘇門答

廣東通志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刺西洋瓜哇彭亨花三佛齊淳泥諸國俱許朝貢惟內
 帶行商多行竊詐則暫之其後轉通又按大明會
 典凡安南蒲甘等國來朝貢者使回俱令於廣東布
 政司管待見今設有提舉司及勅內臣一員
 督之所以送往迎來懋遷有無柔遠人而宣威德也
 至正德十二年有佛朗機夷人突入東莞縣界時布政
 使吳廷舉許其朝貢為之奏聞此則不考成憲
 之過也厥後橫狡章聞朝廷准御史立道隆等奏即
 行撫按令海道官軍驅逐出境誅其首惡火者亞三等
 餘黨聞風懾遁有司自是將安南蒲甘加諸番船盡行
 阻絕皆往漳州府海面地方私自駐劄於是利歸於國
 而廣之市井蕭然矣夫佛朗機素不通中國者也驅
 而絕之宜也祖訓會典所載諸國素恭頓與中國通
 者也朝貢貿易盡絕之則是因噎而廢食也况市舶官
 吏公設於廣東者反不如漳州私通之無禁則國家
 成憲果安在哉以臣籌之中國之利益鐵為大山封
 水煽乞乞終歲僅克一額一有水旱勸民納粟猶懼不
 旣舊規番船朝貢外抽解俱有則例足供御田

此其利之大者一也餘抽解外即克軍餉今兩廣用兵
 連年庫藏日耗藉此可以克羨而備不虞此其利之大
 者二也廣西一省全仰給於廣東今小有徵發即措辦
 不前雖折降椒木久已缺乏科擾於民計所不免查得
 舊番船通時公私饒給在庫番貨旬月可得銀兩數萬
 此真為利之大者三也貿易舊例有司擇其良者如價
 給之其次資民買賣故小民持一錢之貨即得握椒展
 轉交易可以自肥廣東舊稱富庶良以此耳此其為利
 之大者四也助國給軍既有賴為而在官在民又無不
 給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者也非所謂開利孔為民罪
 梯也議者或病外夷闖境之為虞則臣又籌之暹羅真
 臘爪哇三佛齊等國洪武初首貢方物臣服至今永樂
 時淳泥入朝沒齒感德成化間占城被篡繼絕蒙恩
 南方蠻夷大抵寬柔乃其常性百餘年未有敢為寇盜
 者近時佛朗機來自西貢其小為四侮夫有所召之
 見今番舶之在通又足以得其難心乎臣
 為害亦章章明及不楚縣南頭等地面遶年令海
 請於洋灣要害

道副使及備任
祖訓合
揮日李官軍最加巡察九柏之來

拒不祖訓會典之
不載如而九所謂刺答番賊必誅

要之私通小民之誘子女下海者必禁一有疎虞則官軍

必罪如此則不惟足興一方之利而王者無外之道亦

在是矣伏望皇上特勅該部熟議將臣所陳利害逐一

察究如何果可行乞行福建廣東省令番舶之私自住割

者盡行逐去其有朝貢表文者許住廣州洋灣去

處俟候官司處置如此庶懷柔有方而公私兩便

贊曰唯茲粵區番蠻倬約慢悞腫胥布漢錯落輯

瑞歎貢若效葵藿唯彼狼心包藏赤郭蠢爾朗機

亮鷲搏攫爰動天戈而靖海若于以惕號重門擊

柝于以柔懷往厚以薄矢哉諸臣毋負鑽鑰